

戒 弓 葵 豪

戎马英豪

RONGMA YINGHAO

崔洪昌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戎 马 英 豪

著 者：崔 洪 昌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2.625

字 数：309,000

版 次：1993年4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395-6/I·449

定 价：7.3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由无数个谜底连接成的路。你每揭示一个谜底，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痛苦的代价。

——题记

DAID 102

目 录

第一卷 生死情谊…………… (1)

- 一、智救龙吟啸…………… (1)
- 二、熊彪劫美…………… (8)
- 三、宁死不屈…………… (15)
- 四、余化龙招亲…………… (21)
- 五、逼上梁山…………… (27)
- 六、生死别…………… (36)
- 七、欲哭无泪…………… (45)
- 八、烈女认夫…………… (52)
- 九、假夫妻脱险…………… (60)
- 十、巧捣敌穴…………… (63)

第二卷 军中裂变…………… (72)

- 一、顽童戏人生…………… (72)
- 二、军中三夫人…………… (77)
- 三、摆擂台…………… (85)
- 四、营中疑云…………… (94)
- 五、路考…………… (101)

六、余化龙打擂.....	(108)
七、两个“包黑爷”.....	(117)
八、钦差大臣.....	(125)
九、不测风云.....	(131)
十、受命.....	(139)
十一、矛盾.....	(145)
十二、交锋.....	(157)
十三、调和.....	(165)
十四、枕边风.....	(173)
十五、谁是谁非.....	(185)

第三卷 情断军营..... (189)

一、多情女.....	(189)
二、痴情汉.....	(199)
三、情别.....	(207)
四、内助.....	(214)
五、点火.....	(219)
六、晚会.....	(232)
七、狭路相逢.....	(245)
八、怒发冲冠.....	(252)
九、老娘不信邪.....	(261)
十、你——混蛋！.....	(267)
十一、探亲.....	(274)
十二、点亮心灯.....	(287)
十三、情人恋.....	(296)

第四卷 谁是凶手..... (308)

一、余化龙出山.....	(308)
二、战争在招手.....	(316)
三、三女说情.....	(327)
四、出征之前.....	(332)
五、如此运筹.....	(342)
六、血战顽敌.....	(352)
七、驰骋沙场.....	(364)
八、悼君.....	(377)
九、弹父.....	(382)
十、病榻上的忏悔.....	(390)

第一卷 生死情谊

一、智救龙吟啸

一九四五年五月。

冀东大平原被一片金色的麦浪覆盖着。看来，小麦丰收已成定局。庄稼人盼的就是能落个好年成。可是，桃花镇的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小麦丰收而欢乐，他们一张张的脸上，却都呈现着惶恐的神情。

说来也并不奇怪。小麦倒是丰收了，可是，镇民们眼看着小麦干落在田里，却不敢去收割。为什么？你听听，鬼子和皇协军炮楼上的机关枪，从早到晚“嘎、嘎、嘎”地叫个不停，枪口冲着镇外四野田地里乱扫，枪子儿可是没长眼睛，谁敢豁出小命儿不要去抢收麦子？只有等到夜里，鬼子、皇协军们钻进炮楼宿了眼儿，镇民们才敢偷偷溜到地里收割一些，挑回家连夜打了收藏起来，不然，要是让鬼子、皇协军发现了，你打好了的小麦要抢走不说，还要把你当成私通八路的嫌疑犯带进据点去。往常被抓进据点去，托人花上几个钱或者送点礼也就保出来了。现在可不成，不管你托什么人，花多少钱，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是为什么？老百姓们虽不知根底，但最近出镇到四乡讨伐的鬼子、皇协军，十有八九要遭到八路军、武工队的伏击，这事可瞒不过人。

尤其是到了夜里，八路军、武工队就会摸进镇里，用土喇叭对着炮楼喊话：

“伪军弟兄们！德国鬼子已经投降了，小日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

“熊彪！你听着：你若放下屠刀，弃暗投明，人民将对你宽大处理，你若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当汉奸，将是死路一条！”

“……”

当然，喊话的结果，往往引来炮楼上“叭咕！叭咕”的冷枪声，不过老百姓都从中知道了目前形势：原来鬼子快完蛋了！抓人、杀人只是垂死的挣扎；从早到晚的打机枪，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罢了。

的确是虚张声势。在这个靠近石德铁路的小镇上，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和一个大队的皇协军。前面提到的熊彪，就是皇协军的大队长。最近武工队特别活跃，不仅连连伏击到乡下讨伐的日伪军，而且竟如此大胆地摸近据点进行喊话、宣传！这就把日伪军搞得惶惶然如惊弓之鸟。老百姓见了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更加惶恐。因为垂死挣扎的敌人，变得会像疯狗一样乱扑乱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咬一口。在这种节骨眼上，谁还愿为收割一点麦子而搭上小命！

不过也有例外。现时在镇南边的打麦场上，就有三个小伙子在赶着大黑骡子拉着碌碡轧场打麦。他们是大宅院贾世魁家的三个小长工。贾世魁是镇上的首富，家有良田百顷，住房百套连片，人称“大宅院”。他们家如此割麦轧场，却并不受日伪干扰，其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钱财在起作用，钱能通神，也能买鬼啊！

麦场上的三个小长工，看上去都不过十七八岁，长得虽然有点干瘦，但个个倒也精明强干。他们虽然年龄不大，却是镇上有名的“长工三兄弟”。说“有名”，是因为他们敢于为长工们伸张正义，同东家贾世魁作对。当然不是明目张胆，而是动心机算

计东家。比如去年给东家担水点种红薯，水要从一里外的大坑塘里挑来，天大旱且热，活儿又累，贾世魁怕长工们惜力，用水少，秧苗活不了，便笑呵呵地对长工们说：

“伙计们泼力干，晌午饭我犒劳大伙，请你们吃‘白包红’的大包子！”

贾世魁是个有名的“铁公鸡”，今儿怎么舍得出血？只是不知这包子是怎么个“白包红”法？中午，把饭送到地里来了，果然是雪白的白面包子。个儿大，肚儿鼓，一看就让人流口水。吃！伙计们早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便都抓起包子就是一大口！吨！这一下可真是破豆包露了馅，一口咬下去，白面皮儿纸一样的薄，里边的“馅”儿也果真是一砣红，不过不是什么菜，更不是什么肉馅，而是红高粱面！

好你个“铁公鸡”！就是棒槌落你手里也要刮下四两木柴来。找他狗日的算帐去！三长工之一的余化龙卷胳膊捋袖子要去找贾世魁，被三长工之二的贺向东一把拉住了，他说：“别急，急和尚赶不了好道场，咱们合计合计再说，咱不能拿着鸡蛋硬往石头上碰。”

长工之三的汪先跃拍着脑门想点子，最后一拍大腿说：“有了，他给咱们‘白包红’，咱们就还回他个‘湿包干’！”怎么讲？就是在点种红薯时，把干土埋住红薯秧苗，把湿土捂在外边。果然，贾世魁一看，满意地连连点头：“嗯，不错，使水不少，连外边都是湿土。”他哪里知道这是对他那个“白包红”的报答！两天后再到地里一看，二十亩红薯地里没有一棵活苗儿！

类似这种算计土财主，让老东西有苦难言的事儿，时有发生。所以，三个小长工虽然年纪小，却成了长工伙计们的救火龙和主心骨。

不过，这“长工三兄弟”并非骨肉同胞。贺向东、汪先跃都是无根无底的人，家住哪里？父母何人？一无所知。相比起来，余

化龙倒是好一点，有位老父亲在镇边上守着两间土屋，虽说是“泥巴屋子泥巴墙，泥巴桌子泥巴炕，除了泥巴没家当”，但毕竟有个“窝”。他们三个因为是同龄人，相处得很好，又很投脾气，贺向东便对两人说：“人恭人狮子都害怕，干脆，咱们仨拜把兄弟吧！”这还有什么说的？拜！按生日排名次，余化龙为大，贺向东居中，汪先跃为三弟。余化龙把两位兄弟拉到家中，进门见了老父亲，说明原因，一齐跪在老人面前磕了三个响头，齐声喊了声“爹！”老人又高兴又激动，他一手抓住贺向东，一手抓住汪先跃，老泪纵横地说：

“孩子们呐！土靠土成墙，人靠人成王。今后，你哥儿仨，无论到了哪里，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齐心协力，帮搭帮地相互拉扯着，千万千万不能有三心二意的啊！”

三人对天发誓。

老人给三个儿子包了顿榆树皮面的饺子。

说来，这都是不久前的事情。

现在，三兄弟又在一起轧场打麦。今儿正逢大集，但赶集的人并不多，没事谁来招是非？

“听说鬼子大前天去吕村讨伐，半路上被龙吟啸打了埋伏，干掉了二十多个！”汪先跃甩了个响鞭，这么说。

“夜黑下皇协军大队长熊彪下炮楼嫖女人，差一点叫武工队给活捉了。”贺向东用三股杈翻着场说。

“都说武工队长龙吟啸长着三个头，六个臂，能日行千里，夜奔八百呢！我真有点闹不清这是真是假了。”汪先跃又说。

“不管是真是假，”余化龙说，“人能活到这份儿上，也就足够了。”

正说到这儿，突然从街里方向传来了一阵枪声，并且，那枪声似乎顺着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越来越近。紧接着，便从那胡同里跑出一个人来，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头缠羊肚毛巾，上着灰布

袄，下穿黑布裤，手握一柄驳壳枪，一边向胡同里边射击，一边左右寻视，想必是在寻找退路或隐身处。胡同里传出了阵阵枪声、吆喝声和“嘟嘟”的哨子声。

看来敌人追得紧，而这边却是一片开阔地，难以隐退藏身。

“快！三弟，打口哨，把那人召过来！”大哥余化龙说。汪先跃打得一口好口哨。

“慢！”贺向东连连摆着手说，“得想个办法再召，你这召过来，那还不是引狼扑身啊！”

“救人要紧，顾不上那么许多了。”余化龙说。

“这……”贺向东担心救不了人，反把哥仨一齐搭进去，而这又是十有八九的事。

“有办法了！”汪先跃说。

人们早对这哥仨有过评定：老大耿直豪爽，老二稳重老成，老三精灵明快。既然老三说有办法了，那想必就能行事了。

“那就快打口哨！”贺向东说，虽然心里很不踏实。

老三甩了个响鞭，然后把手指放进口中，“吃吾——！”一声口哨响，只见那人朝胡同里连打了数枪，便黄羊般敏捷地蹿跳疾跃到麦场上来。

“快！扯下毛巾脱下上衣，到我这儿来！”汪先跃对来说。

那人照办了。

汪先跃摘下自己的草帽扣到对方的头上，又脱下身上发了黄的白褂子让对方穿上，然后把手中的缰绳和鞭子递给对方：

“来，你赶牲口轧场。”

汪先跃说着，把对方的毛巾、驳壳枪用那件灰袄一卷，走到场边，塞到了麦秸堆底下藏了起来。这一切做得迅速而又利索，都是刹那间的的事情。

大哥、二哥看了，都暗自颌首。

这时，十几名鬼子已经冲出那条胡同口，左看右瞧不见那个

被追赶的人，只有场上轧场打麦的几个汉子，便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蜂拥到麦场上来。

一个手提指挥刀的鬼子，指着轧麦场上的四个人咕噜了几句什么，翻译上前说：

“喂！太君问你们，看见八路跑过来的没有？”

“八路？什么八路？我的不明白！”余化龙不耐烦地回答。

贺向东怕把鬼子惹翻脸，忙赔上笑脸说：“我们是良民的干活，八路的不知道。”

“嗯？八路的不知道？”鬼子两眼盯着他。

“噢——！太君，你是说，”汪先跃说到这儿，又把脸转向翻译：“你们是不是问，有个头缠白毛巾，身穿灰袄的人？”

“对，就是那人。”翻译点头，“他现在……”

“朝那边跑了。”汪先跃往镇子东南一指。

提指挥刀的鬼子咕噜了几句什么，那十来个鬼子一并脚后跟：“嗨！”便端枪向东南追去了。可是拿指挥刀的鬼子和翻译官却没有离开。他手提指挥刀，在麦场上慢步来回走着，不时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四个轧麦场的人。这鬼子也许已生疑心，这儿是一片开阔地，那八路莫非插上翅膀飞走的？他似乎要看出个所以然来。那个鬼子走到场边，两手拄着指挥刀不动了，非但不动，还慢慢地在那堆麦秸前坐了下来。真是活该要出事！这么个大麦场，你哪儿不能坐？他偏偏不偏不斜地正坐在藏枪的地方！他的屁股被枪狠狠地硌了一家伙，疼得他不由把嘴一咧，急忙爬起来扒开一看，哈哈！原来正是灰布袄、白毛巾和驳壳枪！

这时，哥仁早已借翻场掩护着走到鬼子跟前，鼎足而立。

“巴格牙鲁！你的，八路军的干活！”鬼子“刷”的声抽出指挥刀，用刀尖指向了余化龙的胸口。

“不！我的八路军的干活！”赶骡子轧场的那人，话起鞭扬，话止鞭到，那鞭梢一声脆响，正抽在鬼子的右眼睛上，只听“啊”的

一声惨叫，鬼子的指挥刀落地，两手捂住眼蹲了下来。翻译官正要拔枪，那人的鞭子又早已抽将过来，并已缠住了翻译官的脖子，只一拉，便把翻译拉翻在地，汪先跃一个箭步蹿上去，缴了他的枪，并急忙用麦杆编了一条草绳，将翻译倒背双手捆了起来。而余化龙这边也早已挥臂一拳，砸在鬼子的太阳穴上。贺向东唯恐鬼子不死，又将两手钳子般死死掐住不放，直到已死无疑。

那八路军换上自己的衣服，将驳壳枪和翻译官的那把德国造手枪插在腰里，上前来抱拳道：

“多谢三位老弟相救，日后有用得着咱老龙的地方尽管说。噢，先把鬼子藏在麦秸堆下，夜里我叫人来取尸。”

“不必客气，都是中国人嘛。”余化龙说。

“哼！中国人？这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败类！”姓龙的指着翻译官说。

翻译官战战兢兢地说：“在下也是被穷所累，家有八十……”

“住嘴！”姓龙的制止道，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和一截铅笔头，递给了翻译官：“照我说的写！”

“是，是是。”翻译连连点头。

那八路说：“山板太郎少佐：龟田小队长和我已被八路军武工队龙吟啸俘获。翻译——写上你的大名！”

“怎么？你就是龙队长？”余化龙三人大为惊讶而又喜出望外。

“在下龙吟啸。三位小老弟，咱们已是朋友了，而且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哎！三位老弟的名字叫……”

三人一一报了姓名。

“好！咱们后会有期。”龙吟啸把翻译官写的那张纸递给了余化龙：“万一鬼子找贾世魁要人，就把这个交给你们东家。”然后扒下翻译官的外衣：“跟我走，你要是不老实，我就不客气了。”

哥仨送别龙吟啸，急忙把鬼子尸体埋在麦秸堆下……

二、熊彪劫美

现实生活有时比人们的想象还要奇巧、传奇、惊天动地。为什么会这样？这也许是因为上帝在创造幸福、喜剧的同时，恶魔正在制造着痛苦和悲剧。

难道不是这样吗？

大宅院里三个小长工，结拜成兄弟，因为好扶正压邪，被人称为“长工三兄弟”。不过外人并不知道，在这同时，大宅院里又出了个“丫鬟三姐妹”！她们的名字是：烈女、水妹、火姑。据说，三长工与三丫鬟，也就是三兄弟与三姐妹各牵有情丝。“据说”，自然不足为凭，但事实是：三长工结为兄弟，成了戎马一生的亲密战友，而三丫鬟不仅结拜为姐妹，不仅与长工三兄弟分别结为伉俪，而且同他们一起，创造并演出了一幕幕壮烈的活剧。正因如此，这才有了我们这部恩恩怨怨、情情仇仇、悲壮交半的小说的诞生。

三姐妹的事，从一开始就与三长工拜把兄弟和救龙吟啸的事搅在了一起。

“听说了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丫鬟聚到了一块，火姑没头没尾的这么问。烈女是跟随贾世魁老娘的贴身丫鬟，水妹是负责在客厅献茶的侍女，火姑则是个烧火的丫头。虽说是在一个大宅院里，白天却很少能凑到一块儿说个话儿，只有到夜深人静，把主人侍奉睡下，回到这间巴掌大的丫鬟屋，才是她们的自由天地。

“你咋咬着舌头说话，听说了啥？”水妹说。

“他们拜把当兄弟了！”

“谁？”

“还有谁？那三个小长工呗！”

“你咋知道咪？”

“听说的呀！”

“听谁说的？”

火姑知道水妹在明知故问，便回敬道：“你明知是谁，非要我说出来是不？好，告诉你：就是你的那位向东哥！”

“你坏！我叫你坏！”水妹扑打火姑，火姑急忙绕着烈女身后避闪，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人说三个姑娘一台戏，真不假。

三个姑娘中，烈女显然是大姐，虽然三人相差不到一岁，但是只要烈女说：“好了好了，忙活一大天了，你俩还不累呀！”两人便会立即乖乖地停下来。她们遵从烈女，是因为她俩敬重她。虽然烈女还不到十八，但却看不出少女的活泼和天真，这也许和她的身世有关。她不多言，似乎很内向，但却很刚烈。她原本也是个毫无根底的人，记不得父母，也不知姓甚名谁。据说，来此之前，在一个什么地方给东家当丫头时，有一次少爷来调戏她，被她掴了一耳光还咬下了一口肉。老东家叫她向少爷赔礼认罪，可她不但赔礼认罪，反当人暴众地大骂了少爷一顿“畜牲”，结果她被东家打了个半死，然后才转卖给贾世魁家当了丫头。

“哎呀！你怎么这么大胆？竟敢打东家的少爷、骂东家？”贾世魁的娘这样问。

她说：“俺是个苦命人，可总还是个人！为活命，当丫头、侍候人，那成，谁叫俺穷？可受欺侮，没门儿！我就是斗不过你，临死也要咬你一口！”

老太太连连点头：“嗯，你真是个烈女子，好，跟着我吧。”

从此，她便有了名字：烈女。

丫鬟屋在大宅院的东北角，屋前右侧便是大院的后偏门，后门的右边便是长工屋。长工们担水、吃饭都从后门进出，一来二往，那三个小长工和这三个小丫鬟，自然也会相遇，自然就会

相互点头打招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之后，便有了微妙的差别：开始，那个叫汪先跃的小长工和这个叫火姑的丫头，好像身上都揣了块吸铁石，两人有事没事地总往一块堆凑，想着法儿多说几句话。没过多久，另一对男女似乎受到了传染，这就是贺向东和水妹子。

“烈女姐！你看那个叫余化龙的咋样？”火姑有一次这样问。

烈女叹了口气。她知道火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便说：“咱是人下人，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别的。”

水妹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来世一趟，也总得像个人似地活一回。再说，找个人，也总算有个依靠哇！可别忘了，那个老馋猫，还一直在瞅着咱们呐！”

她说的“老馋猫”就是贾世魁。这三个丫头都出脱得水灵灵花儿一般鲜嫩娇俏。对烈女，他知道这是枝带刺的玫瑰，不敢轻易下手，便扑向了火姑，不料被火姑踢了他的“老二”一脚，疼得他真像老猫似地叫了半天。接着又来找水妹，他知道水妹胆小性温，是个好捉弄的小耗子，当他把水妹逼到墙旮旯的时候，偏偏被烈女把好事给冲掉了，这还不算，烈女还把这两次事端都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把贾世魁骂了个狗血淋头。为此，贾世魁把烈女恨得牙根疼，心里骂道：“好你个臭丫头，你可别落到我的手里！”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事确给三个少女心中留下了不安。火姑提那任小长工拜把兄弟的事，也正是想放个口风，摸摸烈女和水妹的心意如何。果然，两人响应热烈。

水妹说：“咱们也拜干姐妹吧，这样也好互相有个依靠。”

“你俩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就这么办。”烈女说，“咱们人单力薄，三股绳拧成一股绳遇事也好抗一抗。”

三个人一摆生辰八字，烈女为大，水妹居中，火姑最小。第二天上午，三人把该做的活路忙完，便偷偷跑到丫鬟屋，她们在